



丛书主编：柳鸣九
名誉主编：陈众议 许钧
本辑编委：余中先

孤独者的 漫步遐想

Les
ré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Jean-Jacques Rousseau

[法]

让-雅克·卢梭

著

余中先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丛书主编：柳鸣九
名誉主编：陈众议 许钧
本辑编委：余中先

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Jean-Jacques Rousse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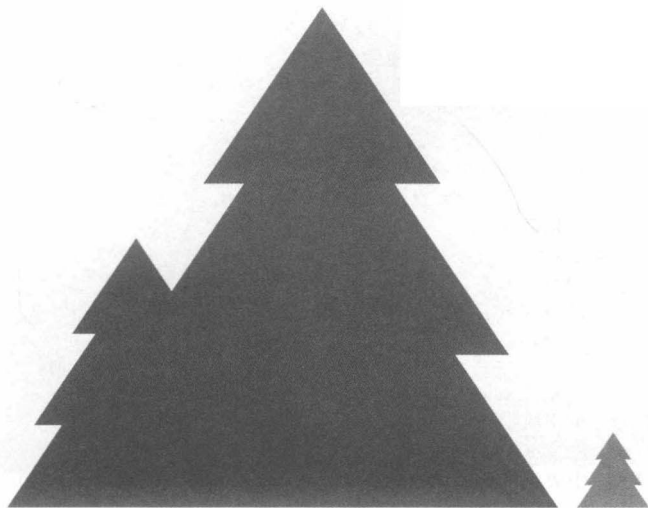
[法]

让-雅克·卢梭

著

余中先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 (法) 让-雅克·卢梭著; 余中先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5117-3509-6

I. ①孤…

II. ①让… ②余…

III. ①散文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5137 号

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策划编辑: 贾宇琰 王琳

责任编辑: 景淑娥

责任印制: 刘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 112千字

印张: 5.625

版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卢梭肖像》，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迈耶，1778



《卢梭的植物学图册》插图，勒杜戴，1805



《卢梭的植物学图册》插图，勒杜戴，1805



《让 - 雅克 · 卢梭在里昂附近的拉罗什科尔东公园中沉思》

亚历山大 - 亚森特 · 杜诺依，约 1770

目录

丛书总序·····	001
译者序·····	003
漫步之一·····	009
漫步之二·····	019
漫步之三·····	033
漫步之四·····	053
漫步之五·····	077
漫步之六·····	093
漫步之七·····	109
漫步之八·····	131
漫步之九·····	147
漫步之十·····	167

丛书总序

余中先

自古以来，人类大抵是敬畏自然的，视自然为至高无上的神的某种产物。而自欧洲文艺复兴兴起，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开始质疑万能的造物主，尝试让思想摆脱神权的束缚。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大规模建设现代工业社会的条件和实践。然而，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变化，人类不甘心于再跟早先一样敬畏自然，而要征服自然。一些有识之士则看得更透更远，他们认识到工业化与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病，如生态的破坏，劳动者被机器奴役，人的某种异化，等等，更期望从某种形式的征服自然走向顺应自然，建立人与自然的一种新的和谐关系。

从西方文学来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历来是各种文学中一个具有永恒探讨价值的主题。自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潮以降，一些作家的笔下大量展示出绿色的自然界：他们“漫步”于种种的“乌托邦”、种种引人入胜的“湖畔”，他们寄情于“园圃”或“磨坊”，他们“遐想”中的理想国不存在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或矛盾，也没有喧嚣的城市生活或可恶的工业污染，在那里，人类真正到达了一种理想的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完美的融合。

可喜的是，当今，许多作家的作品已经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征服和统治自然观、发展至上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观念，对破坏生态平衡的所谓自然改造等诸多思想、文化、社会现象提出了严厉批判。甚至，还出现了一类专门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特点的文学。早先，描写自然的文学大都把自然仅仅当作符号、手段、对应物等，来抒发、表现、暗示、象征人的内心和人格特征。而新一类的生态文学，则从根本上反对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它更重视人对自然的义务，把人对自然的责任作为作品的主要伦理取向。这样的作品或向往神话时代初民们的生存状态，或羡慕所谓未开化民族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宇宙观，或描写身体力行地隐居于自然山水之中的现代人，总之一句话：回归自然，走向绿色。

这种对绿色的追求和理想，既反映出了人在自然中和社会中的主体意识，也考虑到了人在自然世界中的种种局限；既符合人性的本能需要，又有助于人类的生活朝向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因而，是一种更为完整意识上的“人文主义”。它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了人在宇宙中的有限地位，以及“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的相对努力程度。

但愿本集“小绿书”能为这一类文学增添文学史上经典作家的几个样本。更期望以绿色为特色的文学伴随人类在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走向新的历程。

译者序

卢梭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是《忏悔录》和《对话录：卢梭论让-雅克》的续篇，在法国自传文学的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我无意在此具体地分析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风格等，只想简要交代一下作品产生的种种缘由，包括作者当时亲历的处境，以及他的一些切实感受。

《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写于卢梭的生平中最为动荡不安的一段时间，即在巴黎生活期间的1776年秋到1778年4月这一段。

1762年6月8日是卢梭一生中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夜，卢梭从睡梦中被人叫醒。他得到通报，巴黎最高法院将于次日下令，查禁他十多天前出版的《爱弥儿》并逮捕他。翌日下午，卢梭只身出走，逃离法国，开始他长达八年的流亡。他先在瑞士伯尔尼邦的伊弗东暂住，得知日内瓦小议会也已下令查禁他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并通缉作为作者的他。伯尔尼当局接着下令将卢梭逐出辖区。当年7月，卢梭被迫迁居普鲁士国王治下的讷夏泰勒邦的莫蒂埃村，在那里一住便是三年零两个月。1765年9月6日夜间，一群不明身份者向卢梭住宅投掷石块，卢梭再度被迫迁往附近的圣

皮埃尔岛。但他在岛上仅仅住了六个星期，又被伯尔尼邦小议会逐出。卢梭离岛后，经斯特拉斯堡、巴黎等地，到英国寄住在休谟家中。一年后，于1767年5月回到法国，又辗转各地避难，直到1770年6月才重返巴黎。

卢梭寄居莫蒂埃村期间，日内瓦在通缉卢梭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一些人认为通缉令违反教会法，起来保卫卢梭。掌握行政权的小议会坚持迫害卢梭。小议会检察长特龙尚1763年秋发表《乡间来信》，为议会对卢梭的迫害行为辩护。卢梭则针锋相对，在次年12月发表《山中来信》作为答辩。此书发表未及十日，日内瓦就出现了以《公民们的感想》为题的一本匿名小册子，揭露卢梭抛弃几个亲生孩子，并以恶言对卢梭作了人身攻击。这份谤书出自伏尔泰之手。卢梭眼看自己生前身后的名声将遭玷污，为使世人认识他的真正面目，决心撰写《忏悔录》。

《忏悔录》于1766年3月开始写，约于1770年年底完稿于巴黎，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1766年半个多世纪的生平经历。写完《忏悔录》后，卢梭依然担心后人对他的生平不能有一个完整印象，又在1772年至1775年间写了三则长篇对话，是为《对话录：卢梭论让·雅克》（在他去世后的1780年发表）。对话在一个法国人跟卢梭之间进行。这个法国人从未读过卢梭的作品，但盲目接受卢梭的宿敌伏尔泰、格里姆、霍尔巴赫等所塑造的卢梭形象。此作充分展示了卢梭心中那种遭世人一致迫害的感觉。卢梭担心该作手稿落入敌手，就在1776年2月下旬携往巴黎圣母院，想把它藏进主祭坛中，

但发现祭坛栅栏紧闭未开，便将此书摘要誊写多份，在街上散发，但无人接受。

从1760年起，卢梭一直住在巴黎石膏窑街（今让-雅克·卢梭街）一个叫“圣灵旅馆”五层楼上的简朴小套间里，几乎每天都在巴黎近郊乡野作长时间漫步。他把自己从1776年至1778年春两年中漫步时的种种遐想笔之于书，共得十篇（九篇加一残篇），即这部《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在其辞世后于1782年首次出版。

应该说，十篇《漫步者遐想》没有预定的次序，并不构成一个严谨的整体。《漫步之一》交代了作者写作时的精神状态以及作品主旨：他不再像写《对话录》时那样想用辩解来说服读者，而是对自己内心作分析解剖。《漫步之二》记述1776年10月被一条狂奔的大狗撞倒晕过去的那次事故。作者想象人们在他死后对他的态度，对自己被世人理解的可能性失去最后希望。《漫步之三》讲他如何早早就下定决心，一到四十岁便摆脱社交生活，开始清贫的隐遁生活，到晚年不再求知学习，而只探索自己的内心。《漫步之四》论辩了什么是谎言。《漫步之五》回忆了他在圣皮埃尔岛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感慨那才是真正幸福的境界。《漫步之六》讲他和一个小瘸子的一段故事，说明他生来不能容忍为生活所迫必须忍受的束缚，因此天性上就与所谓的文明社会格格不入。《漫步之七》回顾了植物标本采集如何给他带来乐趣，而与大自然的融合又如何使他忘记了迫害者。《漫步之八》检讨了他的自尊心，正是这种自尊心让他内心不得宁静。《漫步

之九》试图说明他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育婴堂的原因，并驳斥人们指责他仇视孩子的说法。《漫步之十》则是对华伦夫人的追思，以及对跟她短暂的共同生活的美好回忆。不过，这一篇才写了两页，卢梭就应吉拉丹侯爵之邀，于1778年5月20日离开巴黎，迁居到侯爵在巴黎远郊埃尔姆农维尔的产业。当年7月2日，卢梭在那里猝然辞世。这篇《漫步之十》也就一直没能完成。

在这十篇《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卢梭继续《忏悔录》和《对话录》中的话题，认为自己遭到了世人的迫害和误解，一再为自己的清白无辜辩解，字里行间，不仅时时透出逃避社会的孤独感觉，更是处处找机会为自己撇清。

应该说，卢梭受迫害是一种客观事实。但他的迫害者是谁？我们认为更多的是法国和瑞士的政府、教会、司法制度。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批判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奴役，讴歌人人生而平等，这当然遭到专制当局的憎恨。《爱弥儿》一书的查禁仅仅是法国当局对他公开迫害的开始，而卢梭在1767年从英国回到法国后，还一直处在当局的追捕中。后来，当卢梭作了不再发表危险作品的保证而得以进入巴黎后，警察当局对他的监视也始终未断。

迫害他的还有教会。卢梭是自然神论者，他那种非正统的神学观点，遭到天主教和新教的共同反对。尤其是，卢梭虽宣称尊重宗教，却在《爱弥儿》等作品中批评教士是专制政体的支柱，对他们表示了憎恨。法国的天主教教会和瑞士的新教教会都意识到卢梭宗教思想的危险性，于是竞相焚毁

卢梭的作品。

当然，在卢梭心中，他的主要敌人还是百科全书派的不少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他在同一“启蒙”阵营中的友军。伏尔泰、狄德罗、格里姆、霍尔巴赫等人同卢梭之间的分歧，有思想意识方面的，也有生活方式方面的。我们知道，卢梭因为与“百科全书派”人士即自己的同路人格格不入，后来辞去了在城市中的一些职务，摆脱了上流社会，隐居乡间，过着清贫而独立的生活。在流亡和隐居生活中，卢梭还时不时地感到来自百科全书派人士的“迫害”。这里所说的“迫害”，有的是事实，有的却是卢梭单方面的猜测。前者，如伏尔泰写的那篇匿名谤文《公民们的感想》就发表在卢梭颠沛流离之时，文中甚至要求对卢梭处以极刑。而格里姆也对卢梭恨透了，在卢梭与早先友人的交恶中施行过挑拨离间的伎俩。而后者，则应该归于卢梭头脑中“被迫害狂”式的精神错乱。例如卢梭对负责出版他《爱弥儿》的卢森堡元帅夫人，对邀请他前往英国小住的休谟，都看成是心怀鬼胎的小人，把他们的种种好意看成充满阴谋的圈套。

话又说回来，无论如何，《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跟卢梭的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一样，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崇尚自我，抒发感情，热爱自然，被公认为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这些特色在本书中表现得比在他的任何其他作品中都更突出。这部作品中的卢梭，是老年的卢梭，是总结自己一生后对自己更有了自知之明的卢梭，也是处于最纯真状态中的卢梭。我们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卢梭的淳朴、真诚，

以及摆脱了种种激情后的睿智。《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魅力恐怕正在于此。

本译本根据1959年巴黎伽里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卢梭全集》卷一 (*Jean-Jacques Rousseau: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1, Gallimard, Pléiade*) 译出。注释为译者所加。

余中先

2018年12月11日修改完于厦门大学敬贤公寓

漫步之一

如今我孑然一身，再没有了兄弟，再没有了亲朋，只剩孤身一人，独立于大地之上。本是人类中最善交际最有亲和力的人，却被世人众口一词地放逐在外。他们在仇恨的心底悉心寻找，执意觅得种种方法，对我敏感的心灵能有最残忍的折磨，他们狠狠地粉碎了把我跟他们系在一起的所有纽带。尽管世人如此作孽，我依然会爱着他们。他们唯有停止为人，才能躲避我的这一情感。然而，对于我，他们终究成了异邦人，陌路人，一无是处，既然他们一意孤行，非要如此。但是我，摆脱了他们以及一切之后，我自己还剩什么呢？这正是我要探寻的。不幸的是，在这一探索之前，首先得对我的处境投去一瞥。我绝对必须经过这么一番考量，才能从他们走向我自己。

我处于这一奇特的情境已有十五年多了，至今，它对我还像是一个梦。我始终还在想象，那只是肠胃中一种不消化的积食在折腾我，让我睡得那般不安稳，而我将会醒来，重新跟我的朋友们待在一起，轻松地摆脱那种难受。是的，毫无疑问，我肯定是不知不觉地那样做了，从觉醒坠入了睡眠，或者不如说从生命坠入了死亡。我也不知道是如何被牵拉出